

音乐会

2019 年 7 月 24 日

11:32

致 X

指挥家一手垂落，一手抓起了
海水，大提琴就成为击鼓的月亮。
红裙子涨潮时，银色的鸟和
我们，正等不及生活变得沙哑。
应该怀抱着票根逃离吗？
从海滩，往巨大、背过身的
雷暴抖落，多少灰色的翅膀，
让跳伞变成镜前正在嬉笑的摹画。
我说，庄严和戏谑多像断弦时的慌张。
冷静的你探出了手，探入清凉的颤抖，
便构成了今天晚上的另一种逃脱。

他们换好了弦。春天的、湖水一样的
虾滑了进来。我们本应降落，
却忙于拍打柔软入侵的水声。
它们是这样热的、彩色的，
模糊了乐章落散与涨起的边界，
像夏天吗？转三圈，就骗过时间的到场。

躲开了逻各斯的我们，计划着
建构纯语言，在口腔、腰际、脖颈
和所有足够抛开指挥棒的音符。
赋格追赶，匆促工作的太阳，
它们的灰尘旋转了起来。它们
让我想起冬天的雪，这时正和我
一同躺下，躺下了音乐厅座椅上
充分的冷气，你的眼睛，软的梦。
指挥家送给月亮一首曲子，叫醒
你看住了慌乱的泥土和我。
你白皙又黯淡的面孔。
你正在歌唱。

QY